

议会休会延期，英“脱欧”迎关键时刻

■ 傅 波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日表示，经英国女王批准，英国议会未来将迎来休会5周的“长假”。约翰逊这一“脱欧”奇招引发英国国内强烈抗议，欧盟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此举也给英国“脱欧”带来更多变数。

休会延期引发抗议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月28日根据首相约翰逊的请求，批准议会在9月9日至12日间择日开始休会，休会期将持续到10月14日。约翰逊此举意味着，英国议会秋季休会时间将从常规的3周延长至5周，这是“英国自1945年以来议会最长的暂停期”（《泰晤士报》语）。

对于休会延期的决定，约翰逊表示，如果欧盟认定英国议会不能再“阻挠”英国“脱欧”，那么欧盟方面更有可能与英国达成“脱欧”协议。他还指出，英国可以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欧盟，这会令欧盟认识到“这些人（指英国人）是认真的”。约翰逊同时承认，议会休会对英国“脱欧”谈判产生“直接影响”，虽然这一决定不是为了绕过议会，但是一旦议员“阻挠脱欧”的威胁被消除，英国政府与欧盟的谈判将会有“巨大的不同”。

约翰逊的做法显然不能令英国国内政客和民众信服。为与约翰逊“划清界限”，苏格兰保守党主席露丝·戴维森和英国上议院保守党党鞭乔治·杨格先后宣布辞职。在野的工党党首科尔宾宣布英国正处于“政治和宪制危机”，工党未来将与其他党派合作，在9月3日议会恢复后推动立法阻止约翰逊，同时发起对约翰逊政府的不信任案。

与此同时，英国民众8月31日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约克等30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呼“约翰逊可耻”等口号，举起“反对关闭国会”“约翰逊下台”等标语，强调“脱欧”事务不能由约翰逊一人决定，批评约翰逊绕过国会的做法“不民主”。据英国媒体报道，多个团体未来计划继续在英国国内发动多场示威活动，预计截至9月8日，最少将有80多场涉及“脱欧”的集会。

欧盟高度关注

对于约翰逊这种“放大招”的做法，欧盟国家表现出高度关注。



8月28日，英国民众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抗议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阿梅莉·德蒙查兰8月30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则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在10月31日“脱欧”最后期限前，英国“很可能”无法就未来如何处理贸易、旅游和跨境商务等事宜给出计划，法国政府正在加紧制订计划，为无协议“脱欧”做准备。

德国外交部北海科·马斯8月30日表示，德国预计英国将在10月31日脱离欧盟。马斯宣称：“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避免无协议‘脱欧’。但是英国政府表明，如果没有达成新协议，英国就会无协议‘脱欧’。”

法国等国媒体认为，在10月31日这一“脱欧”日期渐行渐近且约翰逊坚称英国不会推迟“脱欧”的情况下，欧盟的立场并没有软化，正向英国施压，要求其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

前景不容乐观

自上台以来，无论是个人表态、人事提名还是外访活动，约翰逊都传递出英国10月31日前必须“脱欧”的强烈信

号。鉴于本届英国议会此前3次投票反对前任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草案，并已就反对无协议“脱欧”达成共识，约翰逊深知自己很难在10月31日之前，提出获得议会支持的“脱欧”协议。因此，对于能够接受无协议“脱欧”的约翰逊来说，延长议会休会时间不失为摆脱英国政坛“脱欧”困境的一记“奇招”。

约翰逊此举也是在向欧盟“摊牌”，希望借此让欧盟在英国“脱欧”谈判中有所让步。英国《太阳报》评论称，约翰逊此举或能“快刀斩乱麻”，逼迫欧盟在爱尔兰边境“保障条款”问题上做出让步，一举解决英国3年未果的“脱欧”问题。

约翰逊此举虽有可能让英国“脱欧”重现转机，但更有可能给英国“脱欧”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影响。一方面，在9月3日议会夏季休会结束后，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或将联合其他反对党和保守党中反对约翰逊的议员，对约翰逊政府发起不信任案投票。上述政治力量还可能另组临时议会，以应对议会休会延期的情况。如此一来，约翰逊的计划不仅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危险，其本人也可能重蹈梅的覆辙，英国国内或将因此陷入新一轮动荡。

另一方面，即使成功冲破国内反对派的“防线”，约翰逊也必须在10月17日的欧盟理事会峰会上与欧盟国家达成新的“脱欧”协议。但目前多数欧盟国家拒绝与英国谈判，英国未来实现有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无协议“脱欧”将给英国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重”。根据英国工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报告，即使采取应急举措，英欧27个关键经济领域中将有24个将在无协议“脱欧”后遭受重创。

总之，正如英国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塞登爵士所言，约翰逊正在进行一场“赌博”，如果赢了，他将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如果输了，英国的前景将不堪设想。

美伊会谈遥遥无期

■ 杨 鹏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8月26日表示，如果欧洲各国继续不兑现对伊朗的承诺，伊朗将于9月6日开始采取第三步行动，继续减少伊核协议承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核问题小组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易普拉欣·礼萨伊称第三步行动将有许多选择，其中包括采用先进的离心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外交倡议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6日称，他不寻求颠覆伊朗政权，如果条件合适，他愿意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展开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27日则表示，除非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并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否则伊朗无意与美国对话。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6个国家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制裁。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对伊制裁，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伊朗要求欧洲各国继续履行伊核协议承诺，但欧洲各国并未采取具体措施来落实承诺。2019年5月，伊朗宣布每隔60天采取一次行动，削减伊核协议承诺，直至欧洲各国真正履行伊核协议为止。截至目前，伊朗已先后两次采取行动减少伊核协议承诺，第一次是将浓缩铀储备增加到伊核协议规定的300千克以上，第二次是将浓缩铀的纯度提高到伊核协议规定的3.76%以上。

日前，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尔万迪表示，如果第三次行动后欧洲各国仍没有实质行动，那么伊核协议或将不复存在。目前欧洲各国正努力维持伊核协议，英法德三国外长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将于近期举行会谈，共同磋商伊核协议问题。

事实上，美伊两国都希望通过外交会谈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对伊朗进行的极限施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使伊朗一次又一次突破伊核协议，给美国造成压力。对伊朗而言，美国的极限施压使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伊朗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朗总统鲁哈尼给出会谈的条件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并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这对于美国来说很难接受。此外，美伊双方对谈判内容存在较大分歧，美国希望伊朗实现无核化、无弹道导弹，并延长2015年核协议的有效期，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伊朗弹道导弹的计划不能拿来谈判。

尽管如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方式仍然是对话谈判。美伊对话谈判的基础是双方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好的协议。当然，好的协议还需各方共同遵守，严格执行，这样协议才能持久。

土耳其欲购苏-57替换F-35

■ 杜朝平

前段时间，美国以推迟甚至取消向土方出售F-35战机相威胁，要求土耳其取消引进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土耳其拒绝后，美国取消土耳其参与F-35战机项目的资格。但土耳其依然强硬，近日表示有意购买苏-57以替换F-35。

弄出去，美方才有可能考虑让土重返F-35项目。不过，美国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

F-35不卖？我买苏-57！

要么F-35，要么S-400！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是美国F-35隐形战机项目的优先合作伙伴，已订购30架，共计划采购100架。土美因2016年7月土耳其一场未遂政变而翻脸，土耳其指责美国在幕后支持国内反对派，美国则对土实施一定限制，拒绝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等装备。埃尔多安一气之下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此举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美一边施压要求土耳其取消购买S-400，一边同意向土出售“爱国者”。

日前，俄方第二套S-400防空营装备抵达土耳其，美国防长埃斯珀还一本正经地要求土耳其彻底放弃S-400项目，以免滑稽。与此同时，埃尔多安在俄总统普京的陪同下出席莫斯科航展开幕式，并参观苏-57和苏-35战机。两人登上梯子观看了苏-57的驾驶舱。埃尔多安问：“苏-57能飞了吗（指研制进度）？”普京笑着回答：“可以飞。”埃尔多安再问：“能买吗？”普京说：“可以买。”这则对话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了外界对土耳其拟购买苏-57替代美国F-35的猜测。埃尔多安随后回应表示：“为什么不呢？不买我干嘛来逛航展。”

施压无果后，美国于今年6月终止土军F-35飞行员的训练，又于7月将土踢出F-35项目，本该交给土军的F-35滞留在仓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这些飞机不愁卖，有大把人排队等着。但埃尔多安没被吓倒，土方在7月接收首批S-400，日前又宣布开始接收第二批。美不甘就此罢手，继续挥起恐吓大棒，美国防部部长埃斯珀要求土方必须在F-35和S-400间作出选择，土必须废止S-400项目，已接收的导弹要彻底

俄媒体报道称，埃尔多安披露正与俄方洽谈购买苏-57事宜，未来几天可能与特朗普通电话，届时将获知美国关于F-35项目的最终决定，如果美国坚持不向土方交付F-35战机，土方将另寻他路。土外长恰武什奥卢也称，如果我们买不到F-35，将另作打算。俄不仅愿意出售苏-57等战机，还提出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这对土耳其有较大的吸引力。或许，S-400的故事不久之后将出现续集，这次的主角是苏-57。



苏-57战机

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

■ 王 宇

重整职能架构

美国太空司令部并不是一个新生的军事机构。早在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曾设立太空司令部，将其作为“星球大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武装力量转向反恐和国土安全，太空司令部于2002年解散，其职能被战略司令部兼并。此次太空司令部的重新组建同美国整体军事转型相吻合，标志着美国在“大国竞争”战略下更加注重对太空这一关键作战领域的争夺，意图保持并巩固美国在太空的既有优势。

据报道，新成立的太空司令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军基地，由原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官约翰·雷蒙德上将担任司令，原陆军中将詹姆斯·狄金森担任副司令，287名主要来自美国战略司令部的人员成为新司令部首批成员。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各军种天基力量，使通信、情报、导航及导弹早期监测和预警等优势太空能力形成作战战力，为美军地面部队的卫星导航和即时通信提供技术及安全保障，保护美国在太空轨道上的资产，发展太空领域联合作战人员，确保美国拥有不受限制地进入太空和在太空自由



美国宣布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

行动的能力。美国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在8月20日举行的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称，太空司令部启动后将领导87支部队。

太空司令部成为美军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也是同战略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运输司令部、网络司令部并列的第5个功能性作战司令部。有分析认为，太空司令部的组建意味着美国在太空领域职能架构的优化整合，利于解决先前国防部及各军种机构职能交叉、缺乏协调的问题。太空司令部将逐步揽过空军所承担的大部分太空任务，并同陆军下设的空间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及海军下设的航天和海战系统司令部等部门进行整合。美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约瑟夫·马基尔也表示，如未来发生太空战，美国国家侦察局会遵从太空司令部指令。

向“太空军”迈进

太空司令部的重新设立意味着特朗普向建立一支独立太空军的最终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按照美国副总统彭斯8月9日在五角大楼的说法，建立太空军需要完成4项工作，包括成立太空司令部、成立太空战斗大队、成立研发尖端太空作战技术的太空发展局和设立一位负责太空事务的文职助理防

长。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已正式设立太空发展局，4项准备工作已近完成一半。特朗普在出席太空司令部成立仪式时表示，太空军将很快建立。

特朗普去年6月就下令国防部组建太空军，使其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以外的第6个军种。美国空军去年9月公布的一份计划书显示，“太空军”将配备1.3万人，最初5年预算合计近130亿美元。今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太空战略》概要，提出建立更有弹性的太空架构，强化太空威慑与作战能力，从而实现其“太空领导地位”。